

Book

看经济学大家如何洞明世事

◎胡飞雷

这本《我的经济人生之路——18位经济学大师讲述的心灵故事》,是18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应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三一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布勒特的邀请,在三一大学以相同的题目《我的经济人生之路》所做的演讲的结果。因为是演讲,各位经济学大师都用最浅显的语言讲述他们在经济学上的成长历程和对经济学发展的思索。整体而言,本书提供了当代经济学丰富多彩而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完全可以说是经济学思想的盛宴大餐。限于篇幅,笔者现在力争把书中部分经济学大师最精彩最重要的经济学思想挑选出来,供各位分享。

阿瑟·刘易斯

他是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和主要代表人物,对发展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创立、提出的二元模型(two-sector model)。这个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近20多年来农民工工资微乎其微的变化增长:因为劳动力供给弹性无限大,故而技术提升所带来的收益,几乎完全归属于雇主以及极少数高薪阶层的员工,广大工资微薄的城乡工人是没有份的,或仅占少量份额,因此经济增长主要带来的是企业利润增长和政府财税增收。据最新官方统计,2007年中国GDP增长率为11.4%,而政府财税增收30%,11.4%和30%,这两个数字,与科学发展观无缘,与构建和谐也会风马牛不相及。

克莱因

这位著名计量经济学家,事实上是计量经济模型的创始人。在还是经济学门外汉的时候,克莱因就认识到经济学是认识社会、了解世界的必不可少的思想工具,而数学对分析经济问题非常重要,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它学科也存在相互关系。他还在努力摸索如何将政治与科学融合在一起。中国的情况往往与科学的发展逻辑不合,近30年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演变恰恰与“摆脱”政治密切相关,或云“魔魅”,上世纪80年代,有人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而且是在所有领域,多亏高层有高人网开一面,不许在经济学领域乱来,但这么做,也需要妥协让步,以致以前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残缺的令人莫名其妙的经济学。

阿罗

肯尼思·J·阿罗有多方面的理论建树,比如一般均衡理论(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这是理论性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寻求在整体经济的框架内解释生产、消费和价格。阿罗指出,任何一种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所有产品的价格——包括劳动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即工资和利润,同样地,任何一种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动力与资本的供给,也取决于所有商品的价格。所以根据这个理论,我们可以把价格(包括物价、利率、汇率)描述成一张网,称之为价格关系。一般均衡理论对股市投资者也有实用价值,股市投资者要想赚钱,必须解决估值难题。笔者的意见是,鉴于价格是一张网,我们应对股票的比价关系中寻找股价相对低廉的个股作为建仓对象,换言之,你若想找到股价低廉的个股,必须把所有股票甚至其它类别的金融交易品种的价格都评估一番。



《我的经济人生之路》——18位经济学大师讲述的心灵故事
威廉·赫·希 编
柯祥河 译
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
2007年12月出版

萨缪尔森

只有亿万富翁才有资格藐视金钱,只有经济学大师才敢于抨击经济学。因为过去的经济学充满着先前的陈腐谬论,茁壮的新科学正破土而出,而时髦的教科书和论文,也无法有效地反映真实世界的景况。”所以萨缪尔森才敢于宣称:“我可以宣称,只要谈论现代经济学,便会谈到‘我自己’。我曾宣称自己是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我所研究的范畴,涵盖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著述和教授的科目广泛,诸如国际贸易与计量经济、经济理论与景气循环、人口学与劳动经济学、金融与独占性竞争、教条(doctrines)历史与区位经济等等。”大概也只有萨缪尔森才敢于坦白承认自己“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我责备自己犯下了这个严重的错误。如果发现错误后一味坚持,我会更加责备自己。”有许多经济学家都曾炒过股票,有的赔得一塌糊涂,有的赚得盆满钵满,萨缪尔森属于赢家,他还从炒股经验中总结出了“萨缪尔森法则”:“永远要回头看。你可能会从过去的经验学到东西。通常人们所作的预测,没有自己脑海海那样正确,两者的差异也许对他人有所启发。”

萨缪尔森的演讲,妙语如珠,狂言连连:对于拥有一切的人,神仙还能给他什么呢?……只要能撰写这个国家的教科书,那法律条文就让人去拟吧!……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毕生难得的际遇。”其自满自得之意溢于言表。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思想真的像萨缪尔森说的如此厉害么?在美国也许是吧,而在整个经济的框架内解释生产、消费和价格。阿罗指出,任何一种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所有产品的价格——包括劳动力与资本服务的价格,即工资和利润,同样地,任何一种产品的供给,包括劳动力与资本

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演讲功夫也是了得,且让人看到,他是怎样的洞明世事:学生不是从教授,而是从同学那里学习到东西的,至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教授的真正作用,只是提出一些主题,让学生自由讨论吧。”在我们这里则大异其趣,我们的教育偏好单边主义,在大学里也是我讲你听。但弗里德曼也强调强制的积极作用:由于公共选择不涉及双向的付出和收益,只涉及非相互性的收益,因此容易导致搭便

车、败德、公地悲剧和代理人机会主义。因此,公共选择需要有强制。”弗里德曼是经济学界的成功者,但正因为成功,其失意和遗憾也随之而至: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是我生命中喜悦与满足的源泉,经济学是一门迷人的学问,而最迷人之处是,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简单,只需一张纸便可以写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实在太少。”弗翁已经仙逝,也不再需要遗憾了,需要遗憾的,是你我辈芸芸众生。

施蒂格勒

乔治·施蒂格勒有着马克思所谓“怀疑一切”的胆气。他赞同奈特的观点,即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社会愚蠢史”。这种历史观感,使他产生一种倾向:与早期的观念相比,对当代的观念更应该抱以怀疑的态度。这种历史观感和思想倾向,影响了他的经济学研究。上世纪60年代初,施蒂格勒开始研究公共政策。为什么会有公共管制?他通过观察不同团体的成本和收益来得出的结论是,引进管制政策,仅仅表示立法对高涨的公共需求的回应,以保障公共利益。之所以有公共需求,是因为某种社会罪恶的存在与滋长,导致改革派唤起公众的注意。然而这种“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理论,既难以说明保护性关税或是农村项目等措施,也无法解释政策制定的时间。“公共利益”理论最能唬人,但唬不住经济学家。

托宾

作为资产组合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托宾就是那个说“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人。这一理论早已名满地球。笔者在这里想着重讲一下托宾的另外一项经济学创见,倡导负所得税。他认为低税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1972年他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高文设计过一套负所得税方案,尼克松当选后推出的家庭补助计划,基本上与托宾设计的税收方案没什么区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低税率有助于经济增长,是因为常识和逻辑,也因为事实和数据,更因为效率和公正。一言以蔽之,一个人花自己的钱给自己办事,既讲节约又讲效率。如果是高税负,资金链条拉得太长,让政府中人花别人的钱为大众办事,或为自己办事肯定无动力讲节约,也无激励讲效率。中国目前的财政运行现状,政府中人掌控、支配太多的社会资源,国民财富,其弊端远大于其利。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陕西华南虎照事件便是又一例证,此事决不像陕西省林业厅所说的“草率发布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和什么“存在着工作作风浮躁,工作纪律涣散”。他们如此这般,无非是想打着保护珍稀动物的幌子,骗取公共财政资金。

莫迪利亚尼

弗朗哥·莫迪利亚尼的演讲的可圈可点之处在于,经济预测的准确性问题与关于理性预期的论述。有人认为,人们面对预测会有某些反应,导致其改变行为,从而使预测无法准确。但莫氏则主张,即使人们面对预测作出反应,预测依然可能精确。只要有预测,仅将预测对行为的影响考虑进去就可以了。在某些非常一般化的数学条件(连续性)之下,基本上是有去预测的。莫氏关于理性预期的研究建立在他对社会事件可预测性的分析之上,他用通货膨胀和股市的涨跌来阐释他的



观察。有人说,股票投资的最高境界是无投资理念,莫氏似乎也认同这种观点:我只愿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入其中。”顺势而为,随机应变确乎是股票投资的最高境界。

布坎南

公共选择理论创建布坎南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的哲学道路,是“相对绝对” (relatively absolute ad-absolute): 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要求我们在日常的行为中遵守与接受既有的或传统的权威标准,不管这些行为是个人的、科学的还是政治的;然而同时在另一个(更高)的意识层次上,我们要质疑所有这一切标准,甚至要求改变。”最能说明布坎南的研究与这个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的关系的例子,是政治互动中的后立宪与立宪层次的重要区别,一是在规则已定的游戏中选择战术,一是在几组游戏规则中选择。细读布坎南的“相对绝对的绝对”,有助于我们探求处世之道。

索洛

增长理论的杰出构建者罗伯特·M·索洛演讲的精彩之处在于,他认为经济理论家(甚至一些应用经济学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建立系统的,一类是解决困惑的人。他比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但他同时又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并不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坚持的理论常常是错误的。我说的是,经济学家一定要先睁大眼睛看看四周,再来判断哪些是有道理的,哪些是牵强附会的。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在经济学界,有的学者偏好用数字和模型说话,而有的则擅长用事例和逻辑说话,孰长孰短,殊难定论。

夏普

威廉·夏普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奠基者,他的经济学创见对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具有实用价值。他的演讲提到了金融投资的专业性:“今天也只有一些鲁莽之徒才会在未能了解金融学的前提下,贸然进入金融的领域。”夏普所说的“鲁莽之徒”在中国股市很多,不过对中国股市的大多数玩家来说,用“先知者无畏”似乎更贴切。夏普对金融投资很有研究,他说:“投资策略有两项关键因素,即预期收益与风险。前

者可以未来收益几率分配的平均值来表示,后者则可以用该几率分配的变异数或标准差来表示。有效率的策略(efficient strategy),是指在固定风险下,预期收益最高的策略。”如何用夏普的上述见解来指导炒股实战,需要投资者的悟性。

诺思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G·诺思的眼里,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提供一个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制度包括正式规则(法律、宪法、规定)与非正式的限制(惯例、行动准则、行为规范),以及对上述规则与限制的有效执行。执行这些规则的可能是第三方(执法与社会放逐),第二方(报复行为)或第一方(自我要求的行为准则)。制度和技术的利用,决定了构成生产总成本的交易及转换(生产)成本,从而影响经济的表现。由于制度与采用的技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市场效率可以说直接取决于制度的架构。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诺思放弃了“制度总是有效率的”这个假设,并试着解释为什么“先效率”的规则会产生甚至长久存在。诺思的研究非常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国情。

赫克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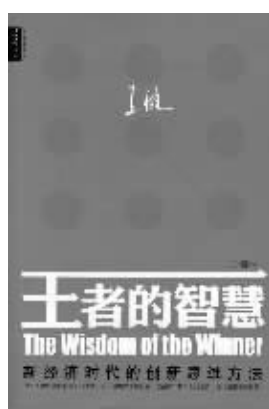
算起来,詹姆斯·J·赫克曼应该是微观计量经济学的鼻祖,在10岁之前,赫克曼即已有自己的人生规划,那时他想做一名牧师。但是,好思考的他在15岁的时候就注意到《圣经》中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地方,这促使他与基督教决裂。他说:“拥有虔诚的信仰,然后又因为理智的质疑而放弃这种信仰,这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和体验。不过,与此同时,我早就学会了依靠自己的智力资源和情感资源来生活。在没有其他人认可的情况下能独自生活的这种能力,已经成为我人生历程中的一笔主要的财富。我还学会了不管周围人怎么看待我,我仍能坚持自己的计划。”赫克曼演讲的另一重要思想是,反事实(Counterfactuals),即虚构或思想实验,也就是对事实的假设,假设某一事件未发生或以另外的方式发生,历史会如何演变。反事实是西方经济学探索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也是赫克曼经济学分析框架中体系性的语言,这正是赫克曼经济学的特长所在。

《王者的智慧》

新经济时代的创新思维方法

新书过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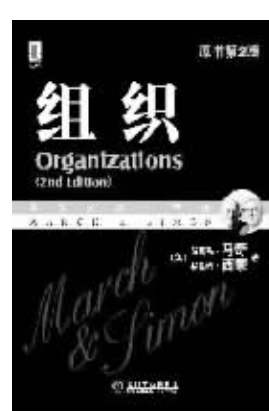
说到创新,不少人总以为它属于科学家和领导者等“肉食者”的事,与普通地人似乎关系不大。本书却明确地告诉读者:创新属于任何一个愿意创新的人,它是潜伏在每个人内心的本能和渴望。这本讨论“创新思维方法”的书,始终将落脚点放在如何激发创新思维、激活思维中沉睡的因子上。“一个国家,一个人,一个企业,能否脱颖而出,关键不在于思考什么,而在于怎样思考。只有在敲碎了束缚人们前进的偏见、权威、惯性三大思维枷锁后,人们才能在发散、联想、形象、系统、逆向、灵感、超界、偏移、概念、极限、收敛、多米诺、整体性等创新思维方法中驰骋。作者不久前刚刚当选为中国创造学会的副会长,被公认为是中国创新思维研究的领军人物,他所琢磨的思维训练方法简单实用,全国上百所知名学府和近千家公司单位都曾邀请他作创新思维的演讲与培训。



王健等著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组织》

因西蒙和马奇提出了“机械人”、“动机人”和“决策人”(或“管理人”)模式,本书宣告了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诞生,所以在管理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全书是作者对组织行为学提出的三组命题的解答:一,组织成员天生是消极被动的工具,能完成工作和接受命令,但不能主动行动和发挥影响;二,组织成员只有受到激励和诱导才会参与组织行为系统,组织目标与组织成员的个人目标会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使权力现象、态度和士气成为理解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三,组织成员是决策者,也是问题解决者,他们的决策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理解组织行为的关键因素。马奇与西蒙从人类动机、利益冲突、认知能力限制等方面对第一组命题作了修正,提出了第二组命题和第三组命题。对第二组命题,两位作者重点分析了雇员的生产动机和参与动机,重点分析了组织内部冲突产生的原因和冲突产生的行为(谈判与权力斗争)。对第三组命题,他们着重分析了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问题解决,着重分析了组织的创新与计划。



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 哈罗德·格兹考(Harold Guetzkow)合著
邵冲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年3月出版

《奢侈品品牌管理》

奢侈品品牌管理(luxury brand management)是一门新兴的管理科学。究竟奢侈品牌的魅力在哪里?它的品牌的管理与大众消费品品牌的管理有什么不同?怎样在繁多的管理工具和手段中选择最适合奢侈品牌的?两位法国专家在本书中试图通过那些有趣的案例所提供的管理启示回答这些问题,揭开LV、Cartier、Zegna、Hermès等品牌风靡东西方世界多个世纪的奥秘。本书译者特别提到了中国奢侈品牌与汉语的奢侈两字相联系的话题有着很大的区别。奢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国词汇,一般作“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享受”的解释,《国语》中便有“及桓子,骄泰奢侈,贪欲无艺,略则行志”的说法,带有明显的贬义,而《牛津高阶辞典》对luxury的注解是“a thing that is expensive and enjoyable but not essential”在《剑桥高阶辞典》中是“something expensive which is pleasant to have but is not necessary”,可见,在英文里luxury一词并没有贬义的感情色彩。



米歇尔·舍瓦利耶 热拉尔·马扎罗夫 著
卢晓译
格致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

蛇口适逢袁庚 改革幸留标本



《袁庚传·改革现场》
涂明著
作家出版社2008年3月第一版

在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袁庚是个值得靠近的名字。袁庚

传·改革现场》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他的多幅近距离“照片”。1978年底,袁庚出任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在李先念划拨的宝安县蛇口半岛(现深圳南山区辖内)2.14平方公里土地上,开始破冰之旅,创建了蛇口工业区。不过改革总是曝光过度的。一张曝光过度的照片,影像理充实饱满,但偏偏看起来一片白茫,细致肌理无从分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就是这样,它总是被讨论、被误解、被诠释,局部却依然模糊不清。作为传记,这部书多侧面地展现了改革开放的大主题,同时它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私人史,只是对1978年之前及退休之后的袁庚甚少涉及,作者把目光聚焦于某些特定的时间节点,把读者拉回到中国改革开放大业“开篇之章”的深圳蛇口现场,去感受改革开放的必然性,必要

性及艰巨性。记录袁庚,无异于保存了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人物,标本所凸现的另一重意义乃是窥斑见豹。蛇口工业区属国有企业,百分之百的公有制,但袁庚却率先尝试了让三家企业脱离公有制,而成为中国最早的真正的股份制企业,这就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公司和南山港务开发公司。即使以二十多年后的眼光来看,蛇口的改革都具有前卫水准。在蛇口干部没有铁饭碗,其级别只放在档案中,岗位职务全靠民主选举决定,薪水跟着职务走。1992年袁庚退休之后,蛇口的民主选举考评及舆论监督一下子荡然无存。为什么会如此结果?袁庚检讨道:1981年霍英东、李嘉诚等来蛇口参观,提出入股,被婉拒,这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当初就推行股份制,也不会其后再受到莫名其妙的干

预,落到如此结果。三是袁庚当政十几年来,屡被斥为资本主义横行,但没有出过一例贪官。倒是1997年,蛇口有7个官员以腐败获罪入狱。一种通俗的说法,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小姑娘真的任人打扮,问题不在历史本身,而在于记录者的历史倾向。对于袁庚,很有趣之处是初到香港,曾有过带办公室副主任梁鸿坤看三级的绯闻。绯闻是大众的鸦片,在刚刚走出“文革”泥沼的中国,袁庚的大胆实在惊世骇俗。姑且不论结果如何,我们倒是看到了一个什么都想弄明白的真实的袁庚。从另一方面而言,长期在国外事外交的袁庚,反而少受原有计划经济制度桎梏的束缚,从而能够坚持个人的理想主义高地。此为幸焉,悲焉,实难评述。真正理性的错误——如果当初就推行股份制,也不会其后再受到莫名其妙的干

1998年,有位学者在一篇题为《蛇口维新》20周年祭》的文章里说:“多年来有一个观点:中国近20年的改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由最高领导发动的自我改良运动。然而,真正的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然后他引述袁庚的经历来证明。我想,袁庚之所以未被遗忘,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对夸大个人作用深感不安。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适逢其时,适逢其人,适逢其地,才有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蛇口,才成就了今天的袁庚。这种荣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业已鲜见了。袁庚传》同时启示人们,虽然我们更需要英雄和伟人,但更需要好的制度。主动弃位、推行议会民主制的不丹国王辛格有句名言:“好的制度比好的国王更重要。”当政治制度渐趋民主,经济制度必然步入良性。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正是最佳注脚。

《短线点金》(之二)

——破解股价的运行轨迹

本书是徐文明先生“密码线操盘法宝”的一部分。“寂寞战胜两法宝”、“寂寞短线四不买”等是作者操作技巧的首次公开,“征战感悟”、“道破天机”则是作者投资实战过程中的心路历程。提倡价值投资的徐先生,在十五余年的股市投资生涯中练就了一手炒股绝技,经过多年研究,结合所积累的操盘经验和分析功底,吸取了“江恩理论”的精华,他破解了隐藏股价变化规律的重要密码,同时针对庄家惯用的攻心术及图表引诱,琢磨出了一套独特的股票操作技巧。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上证指数正经历一个涨跌轮回,而这位在财经网站博客上拥有极点击率的投资者,也尽量把他在期间的相关分析过程展现给读者。



徐文明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年2月出版